

◀ (上接 14 版)

惑了!”

“这不就像刚从健身房出来似的。”

“快看那谁出场了,很好看哪。”

“这算坎普么?洛杉矶大街上谁都能穿成这样。”

……

“什么是坎普”这个问题被反复提出。这一次无论职业的、非职业的媒体人都卸去了不懂装懂的压力,可以毫不羞愧地说是通过谷歌才大致了解词意,而不是后台谷歌完毕,前台侃侃而谈。歌坛天后席琳·迪翁在红毯上被问到什么是“坎普”,她很诚实地说:“我不太理解这个词,一听说 Camp 我还以为我们要去大都会露营地。”其实席琳·迪翁精通英法双语,上网搜索一下再跟记者飙几句法语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,“女神”只是不屑这么做——我是歌坛巨星,又不是文学系研究生,需要装腔作势了解这种晦涩的学院词汇吗?

而且到了“女神”这个段位,没有人会说她的答卷不合格,反正试题本身就模棱两可。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的晚间秀节目采访电视明星、变装达人鲁保罗·查尔斯,主持人请鲁保罗点评红毯上的明星造型算不算“坎普”,一上来就拿出席琳·迪翁的照片:扇形翎毛头饰,全身银色流苏。品牌方公布这件衣服由 52 名刺绣师傅花了 3000 多小时手工缝制,重 22 磅。鲁保罗委婉地说:“这个造型非常美……这是边缘‘坎普’。”主持人不依不饶:“什么叫边缘‘坎普’?我看这挺像鲍勃·麦奇(Bob Mackie)的风格。”言下之意,这也太好看了吧。鲁保罗也认为确实很像麦奇的设计,但实在不能把“女神”排除到“坎普”阵营之外,最后只能说:“这是边缘‘坎普’,因为席琳·迪翁很古灵精怪,我喜欢她,她能领会玩笑,所以,她算‘坎普’!”

在视觉上“坎普”最容易被捕捉到的关键词是人为、非自然、过度 and 夸张,然而所有时尚秀场或者综艺节目中都能找到这些特质。好看吗?这个问题就复杂了。一眼看上去很难看,然而,是古驰哦,可能就越看越顺眼了。鲁保罗对席琳·迪翁造型的评价透露着“坎普”在时尚中的隐形规则——太好看就很难算是“坎普”,特别是那种符合众人审美标准的好看。对“什么是坎普”这个问题,鲁保罗的心得来自他主持的变装秀节目:“大多数人不能理解,‘坎普’就是你得

从自身之外看到人生的荒谬性,最重要的一点,别太把人生当回事。”

以最严肃的方式不把自己当回事,这大概是时尚界能对“坎普”提出的最精妙的解释了。相比之下,我们的电视娱乐仍然停留在“人设”阶段。明明产业链上造出来的形象,却误导观众这是真人。观众也更容易为这种投喂方式埋单,以为“真诚”最可贵,殊不知公众视野下的“真诚”只是刻意触碰了目标观众的情绪点,是最容易制作的。骗与渴望被骗的心理相生相长,就像一种斯德哥尔摩情结。结果一次又一次人设崩塌反而成了最“坎普”的事——本来就是假的,谁让你当真呢?然后又会出现新的形象来承担陈旧的人设,在穿帮之前兢兢业业地圈粉吸金,循环往复。

因为鲁保罗的精彩回答,我无法不去回顾他主持的变装皇后秀。在这档男扮女装的表演竞赛里,鲁保罗顶着他标志性的蓬松飞扬的金色假发,妆容浓重,含笑端坐,金铜色皮肤衬着一口白牙,就像传说中的“妈妈桑”。夸张、俗艳是参赛选手最常选择的风格,语言类表演则极尽刻薄搞怪,一群男儿身的“老娘儿们”放浪形骸,引得满座尽欢,是节目最直观的特色。从 2009 年至今这档节目播出了十一季,极受欢迎,也捧红了很多变装明星。

“你的身体不是你本人,是上帝借用你的身体在展现人性,明白这个你就可以站在自身之外当你自己的观众了。”想想鲁保罗的切身之谈,还真有些红尘虚幻,诸法皆空的禅意。她们(他们)不会被道德绑架,也不怕丢人现眼。在 Met Gala 的红毯上当然不可能出现鲁保罗式的变装皇后,鲁保罗本人也没有变装出席,虽然他认为变装最符合“坎普”精神。事实上,为了避免让夸张的造型显得廉价低端,设计师们都是煞费苦心的。即使主题是“坎普”,即使“坎普”是桑塔格从曾经的边缘文化中提炼出来的, Met Gala 终究是顶级名流聚会,会发生很多与绝大多数人无关的历史性时刻,据说现任美国总统若干年前就是在这里向他的现任夫人求婚的。参加这个慈善晚宴肯定不是为了不把自己当回事,而是恰恰相反的。《华盛顿邮报》的两名记者在红毯外围等待时,聊了一个很不“坎普”的话题:

“具备什么资格才能被邀请参加大都会慈善晚宴?”

“入场券至少三万美元。”

当然,这三万美元在参加者占有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

中只是九牛一毛,跟“时尚”“慈善”沾边首先要不差钱才行。不然,在桑塔格无数关于“坎普”的名言中,为什么偏这两句被策展方挑出来放在引文页面:“‘坎普’是富裕的精神病理学”“‘坎普’趣味的本质只有在富裕的社会,在能体会富裕的精神病理学的人群和圈子里才可能存在。”

“美人梳洗时,满头间珠翠”还算“坎普”,“岂知两片云,戴却数乡税”就一点儿也不“坎普”了。“坎普”不是用来进行社会批判的,“坎普”原本是有能力有天赋的人厌倦了正常秩序而去追求隐秘刺激,甚至为激情驱使走上不归路。在圈外人看来,很可能只是有钱人的无事生非罢了。激情、严肃,桑塔格如此区分“坎普”之真伪,因为除此找不到更有效的标准。1960 年代,她看到了资本的力量,也看到了这种力量激发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,在一切都还不那么重要的时候,世界仍然是丰富的,充满各种可能性。

Met Gala 的红毯秀展现了足够的激情和严肃吗?当然。但肯定不是“坎普”式激情了。这是娱乐产业链条的顶端,直播现场,万众瞩目。提款机开动的时刻,你说惊不惊喜,刺不刺激?然而在这一切声色犬马之上运行着至高无上的商业逻辑,每个人都严格完成

自己份额内的任务,别太拿自己当回事,这场结束了还要赶下一场,在高利润行业里最不缺的就是野心勃勃不断涌入的新生力量。

现在回看曾经的“坎普”作品,只要辅以充足的资本、技术和商业运作,都可以成功地进入流行文化市场被大众消费。1933 年的《金刚》算是邪典,到 2005 年,数码技术可以营造海岛上的巨兽大战,帝国大厦之巅美女与野兽的生离死别被刻画得哀婉动人,现在连百老汇音乐剧里也增添这个剧目了,我没去看,但我知道看到结尾我也会哭的。1968 年的《活死人之夜》拍摄条件何等简陋,现在僵尸电影已经是一大型片,不乏佳作,拥趸众多。谁说只有富人才求新求异呢?厌倦刻板生活秩序也不止是纨绔子的特权。生活越沉闷人们越需要消费幻觉,在移动互联网和数码影像普及的时代,从前的“坎普”资源早已在大众娱乐中找到一席之地。刻意的“坎普”容易失败吗?如果苏珊·桑塔格看到今天资本打造的各种文化奇观,看到“坎普”主题的奢华红毯秀,大概会重新定义失败是什么。何况“坎普”从一开始就是期待观众的,会想象、设定、影响它的观众,当现场观看方式演变成眼球经济,一切都不同了。

桑塔格的“坎普”已经是一个历史概念。作为高级文化和

先锋派艺术之外的第三种富有创造性的感受力,“坎普”给知识界带来的冲击,大概和当时的波普艺术、地下电影,和很多尚未定型、尚未获得自己一席之地艺术风格一样,是一种严肃的游戏精神。这本来该是人文精神的固有特质。然而当学院也开始流水线式生产专家的时候,就失去了它。学院变得不好玩了,不仅无趣,而且趋炎附势,对世界缺乏感知能力。“坎普”是桑塔格从象牙塔之外的红尘琐屑里收集起来的一捧胭脂。“坎普”是假的,它也没那么重要,试试你能对它投入全部激情和想象力吗?难道你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可做吗?“坎普”在当时引发的反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事件,成熟的规范进入权威系统之后难以避免僵化,知识界仍然渴望找到新的表达空间诚实地安放情感和体验,今天很难重现类似的局面。

“寂寞新文苑,平安旧战场”,高级文化和先锋派艺术的终极归宿是进入博物馆和教科书,从而实现与权威或资本的媾合,它们必须宣称自己是真诚的,自己是重要的。在沉闷的庙堂之外是广袤的文化蛮荒地,始终在呼唤匿名的潜行者拿出最大的激情和勇气,去开始一场严肃的游戏。

(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)

